

巧遇校长

□ 陈晓君(82级环境系)



毕业前夕，我们几位环2的同学正在清华园前留影，恰巧看见高景德校长走出清华园。几位同学非常希望此时与校长合影，作为珍贵的毕业纪念。一位同学怀着试一试的心情向校长表达了同学们的愿望，没想到校长爽快地接受了同学们的邀请，于是就地取材有了这张照片。照片留下的不仅是影像，同时在我们的心里永远地留下了高校长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形象。📷

课，发现学生们最关心的是留学、考研、就业等切身问题，很少有像我们当年那样的“天下情怀”。十多年后，在清华校友的一次聚会上，一位在某基金公司担任高管的校友说，基金业将控制数千亿元的资产，成为银行业之后最重要的金融力量。在另一份资料上，我看到清华人主宰了数十家上市公司和上千亿市值。

2000年初，我的《汽车神话》一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称为国内第一部汽车文化著作，彭松建社长热情留我吃饭，席间有位北大博士，还有一位校长助理。他们对于一个清华毕业生从文化和社会角度研究汽车的影响感到惊奇，席间从社会扯到政治。他们说，中国的政要多是工程师出身，很少有政法教育背景，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我辩解说，中国社会目

前最突出的是发展问题，大规模经济建设要以效率优先，并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这都是工程师的思维，也是工程师的优势。成熟社会的政治可能更注重公平，让各种力量和利益平衡共生。然而，曾经以为50年才会出现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集中涌现，其中一些已经相当尖锐。比如，中国经济持续保持每年将近10%的增长，在过去4年中政府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9%，居民却只有4%。在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突出的社会问题上，制度性的缺陷加剧了复杂而危险的民生问题……作为一个清华人，我感到的是愧疚和压力。

我的爱人在1996年春天被发现身患肿瘤，随后10年间做了3次手术和20多个化疗，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在她第二次手术后，我离开了政府事业单位，进入商界，

以便有能力承担昂贵的自费部分医药费。2005年秋天，我们采用一种叫做伊瑞莎的进口新药，每天服用两片，费用是1100多元，3个月为一个疗程，费用超过10万。这个价格是国家发改委核准的，却比香港贵30%，比印度贵50%。这是救命的钱啊！我的抱怨却不能让爱人听到。

我难以忘怀爱人的沉默，和她眼里饱含的泪水。那是对这个社会的忧患，也是对我的心疼。在垂危时刻，她虚弱地问我：“将来的社会会更好吗？”我知道她放不下对孩子的牵挂，期望她自己的国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将来的社会会更好吗？”当时我握着她的手，沉默难言。现在斯人已逝，我想请每一个清华人，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自甘平淡，是成就卓著还是人生平凡，都不要忘却她这个心愿——为了将来会更好！📷